

公主号贼船

周华山 著

# 公主号贼船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公主号贼船

周华山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0 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 200

ISBN 7—5354—0274—7

I·236 定价：2.8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真实的让人泣血的故事。

男主人公成冰，本是将门虎子，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随着父母命运的变迁，却在一朝被扫地出门，成了亡命天涯惶惶客，在误扒了去港的火车后，却不意巧遇痴情女胡萍一见倾心。

抵港后，成冰方知，胡氏家族是香港的豪富，胡萍是不堪凌辱，才亡命港岛的，在拜金势利的港岛上，一朝之间，一个成了贵比王侯的娇千金，一个成了寄人篱下的小花匠。纵有千种恩爱，也无奈两情难寄，胡家打散鸳鸯还要恣意羞辱，忍无可忍中成冰挥拳相向，打倒胡萍的堂兄后，在老匠的引荐下，只得再次亡逃贼船。

贩毒船上，各色人种杂聚，醉生梦死的水手，放浪淫的妓女，凶残阴毒的威尔逊船长，时时折磨着一颗高傲的魂，目睹了女友因吸毒自毙的斑斑血迹，师傅人头用来垂吊的惨剧后，成冰终于挺身而出，在美国警方的协助下，与社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

小说以主人公传奇般的经历，展示了光怪陆离的人生相。本书特别揭示了国际黑社会的种种内幕，让人触目惊心。

## 第一章

三十六计，逃为上计！

半夜里，我突然大叫肚子疼，疼得在地上打滚。我拼命

喊呀叫呀，硬是把值夜班的黄卫东给诳了来。

“你怎么回事？”

在他低下头想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疼痛时，我猛地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将他打昏。嘿嘿，这种打法是他十天前手把手教给我的。他说我们要是被对立派“革造司”的人抓去了，用这种办法准能脱身。今天我立杆见影学了就用，没想到第一个实验对象竟是他自己。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我在他身上搜出了三十几元钱和几斤粮票，然后悄悄溜下楼，撬开院子里的一辆自行车，跑出了“黑帮子女学习班”。

我要远远地离开武汉，远远地跑，最好是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野林里去！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武昌火车站，一查列车时刻表，下半夜没车了，便顺着铁轨，又跑到货运场，看见一列已经挂上了车头的闷罐车正在装货。下半夜装卸工们一个个都精疲力尽瞌睡沉沉，我瞅着他们迷糊走神的当口，悄悄钻进一节车厢，拖开筐篓，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藏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铁门终于“咣当”一声锁上了，列车开动了。我松了口气，费了好大劲，才从沉重的筐筐篓篓中爬了出来。车厢里堆得满满的，人在里面只能勉强蹲着。借着门缝处一线细细的亮光，我爬过去打开了那扇小窗，一股清爽的晨风吹进来，天已经亮了。

朝霞在左边辉映，列车风驰电掣一直向南。

望着远远退去的城市，我想苏醒过来的黄卫东此刻一定正在惊慌慌地向头们报告；那家伙一急就结巴，发生我这种事，他肯定急得两眼翻白，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来。想到这里，我一高兴，就忍不住学着他的样子，大声地结巴起来：“报！报、报、报……抱你娘的个腿去吧！狗家伙，等你他妈的报告清楚了，老子早一个斛斗跳出十万八千里了！”

我尽情地吹了一会风，学了一会结巴，回过头来，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在我身后竟然还坐着一位姑娘！她歪着头，用一种顽皮的神情看着我，嘴角边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

“你，你是怎么上来的？”她刚才肯定看见我那场精彩的结巴表演了。

“你呢？”她反问我。

“……………”

她哈哈大笑，顺手从身边的筐里掏出一个梨丢给我，问：“你上哪去？”

“我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孤身一人，随风飘荡，随便去哪都行，走得越远越好！”

“好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认识你，你叫成冰，是九十四中高三（1）班的，运动初期，你们宣传队到我们学校来演出过《白毛女》，你扮大春，潇洒英俊，演得真好！”

“你？……”

“我叫胡萍，在三女中上学。怎么，你还想给我演戏呀！”

我忽然想起在宣传队时，曾收到过一封女孩子的来信，说她喜欢文艺，尤其喜欢舞蹈，希望能与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写信人就叫胡萍，三女中高三（4）班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你以前是不是给我写过一封信？”

“原来你收到信了！那你为什么装聋作哑不给回音？”

我告诉她：“那一阵子，我们都象入了魔发了疯似的，一天到晚忙着革命造反，根本没心思去想别的，请你原谅。”

“没什么。我当时将那封信寄出后就后悔了。我看见你们如痴如狂，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认不清了，还会给我回信？这没什么，真的，这没什么……”她淡淡一笑，笑得凄然惨然，“我是个‘黑五类’子女，平时相处得很要好的同学，都象躲瘟疫似的躲开了我。我那时心里很苦，天真地希望舞台上那位英俊勇敢的天春哥，也能把我从山洞里解救出来，给我友情，给我一些温暖和希望。我比你先上车，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你。我想你现在一定也是遭了劫难才出走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今天终于殊途同归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忍不住轻轻握住她冰凉的双手。她摇摇头，悄悄将我的手推开，打开小刀，拿起一个梨，一边削皮，一边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武汉？”

“叫我怎么讲呢？一觉醒来，我父母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叛徒特务，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由虎子龙孙变成了猪娃狗崽。我总算看清了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丑恶嘴脸。我厌倦了，想远远地躲开这个疯狂的社会，远远地跑到一个什么深



山古寺里去伴着冷月孤灯，当一辈子和尚！”……

听了这话，她将那个削了一半的梨摔在我手里，冷冷一笑，那眼光如针如刺：“当和尚？我看你干脆死了最好！想当初，你们身穿黄军装，手捧红宝书，何等威风气派；你们成天斗争这个砸碎那个，现在搬起石头砸到自己脚上，才知道疼得不好受了，活该！你睁眼看看，有多少人被你们斗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人被你们活活整死，逼得跳江跳楼；都是一样的炎黄子孙，你们偏要分成什么虎子龙孙猪娃狗崽。请问你这位出身高贵的龙孙虎子，你龙角在哪虎爪在哪，现在一变为下贱的狗崽猪娃，你的狗头在哪猪尾巴又在哪？”

我羞愧无言，悔恨交加。

她骂得对，就在几天前，我还手捧红宝书，不可一世。我曾狠狠地挥舞着军皮带，将那些“牛鬼蛇神”打得皮开肉绽；我曾拳打脚踢地将那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拖到台上“架飞机”，一直斗得他们两眼朝天不再起来。

我不敢看她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默默转过身，一步一步，象条落水狗似的爬回到我那筐篓之间的小洞。我低头屈腿，不想动弹，真希望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龟缩在洞里不再出去。

命运真是恶作剧的魔鬼。

昨天我斗了人家的父母，今天我的父母又被人家斗；明天人家的父母又被另一伙人去斗，后天另一伙人家的父母再被另一伙的另一伙斗，接着另一伙又去斗另一伙的另一伙，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就这么天长地久连绵不断地斗下去，斗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斗成了“牛鬼蛇神”、“黑五类”，于



是消灭了差别消灭了阶级天下大同，于是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就取得了完全彻底干净辉煌的胜利！

不过，这胜利是不会很快就到来的。

我被六亿人斗一次，然后我又挨个排号去将六亿人斗一次，只斗一次，一次只斗一个小时，六亿人就需要斗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三年！

胡萍迟疑了一阵，也跟着爬了过来：“看来你好象还有点良心，还知道悔恨和羞愧。”

“……………”

“你在想什么？”

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说：“刚才我算了一下，文化大革命要想取得彻底胜利，需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三年！”

她目瞪口呆，大吃一惊。

于是，我将我的计算理论和方法讲给她听。她一愣，回过神来忍不住哈哈大笑，一直腰一起身，头便“砰”地撞在车厢顶棚上。“哎哟，就是你！还笑，看你象个傻子，也不知道快过来帮我揉揉！”

她头上撞了个包块。

我刚开始揉时，还没什么，只觉得这姑娘泼辣莽撞得象个男孩子，可是当我慢慢揉着揉着，她轻轻闭上眼睛，轻轻靠在我的胸前时，仿佛一股强大的电流呼地接通了，我的心扑通扑通猛跳起来，浑身的血液开始发烫开始沸腾，手也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

“你怎么啦？我听见你的心跳得象擂鼓。”

“我，我这是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我也是第一次让一个男孩子这样挨近我抚摸我……………”

我们默默望着小窗外的蓝天白云，望着飞速逝去的山林田野城镇村庄。我觉得我们在学校的拼搏奋斗，我们的憧憬追求痛苦和欢乐，我们那些荒唐的思想疯狂的行动，全都象这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成了过眼云烟。逝者如斯夫！回想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些最最革命的行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真是太狂妄太可笑了，其实我们不过是茫茫世界的一粒尘埃，渺小得无法形容，可我们居然想要打乱众星的运行轨道，叫整个宇宙都围绕着几朵葵花旋转。

不知过了多久，胡萍忽然轻轻叹息了一声，回过头来，用那双纤细秀气的手指，温柔地梳理着我的满头乱发：“你知道这趟车要开到哪里去么？”

“不知道。从太阳的方位判断，它现在是一直向南。”

“是的，它要一直开到最南边。”

我想，最南边一定是湛江。管它呢，哪怕开到天涯海角，我也毫不在乎。

我问胡萍：“你上哪？”

“和你一样，尽快离开武汉离开这个疯狂的社会，走得越远越好。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的命运并不比你强多少。算了，这些以后再讲吧，我们现在该开饭了。”

她告诉我，这节车厢装运的全是天津雅梨。

为了防备万一，我们拖筐移篾，做了两个极隐蔽的藏身之处，但胡萍说她害怕，不愿一个人呆在那，我们便一起坐在小窗口，海阔天空的闲聊。我几次问她的身世，都被她巧妙地扯开，但我还是从她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她父母在这场运动中被整死了，住房没收，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无家可

归。我们聊各自的见闻和童年的故事；我们都是那样喜爱文学喜爱音乐，聊累了，便象兄妹一样互相依偎着，凝视着小窗外那一方漆黑的夜空，慢慢地闭上眼睛，让车轮与铁轨那单调的撞击声为我们催眠。

然而我们都没有睡着。我感觉到各自的心在悄悄颤抖，各自的热血在深处翻腾。为了平息这青春的骚动，我轻轻地哼起了圣桑的《天鹅》，希望她能安稳入睡。

列车一连过了三四个小站，她的呼吸才逐渐平稳，自己的心也安静了许多。我正要给她盖件衣服，她突然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了我的颈子，那温馨湿润的芳唇就在我的嘴边。

“你不想吻吻我吗？呵？”

已经熄灭的青春欲火又被点燃，而且火势比原来更加凶猛；但我还在犹豫还想阻挡。胡萍急切地在我耳边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难道连爱情和人的本能也要被打倒砸碎剥夺消灭吗？”

是的，我们的父母家庭，我们的学习工作，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的理想、前途，全被砸碎剥夺了，现在只有这满腔沸腾的热血是我们的，只有这颗激烈跳动的心是我们的，我紧紧地抱住她，四片灼烫的嘴唇在狂热的激情中融化了，熊熊的大火冲天而起，我们在翻腾汹涌的烈焰中升腾到一个绝妙的、不可言喻的极乐顶峰。

我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已一无所有。

是的，我们化为了一缕烟一片云升散到天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颗合二为一的红心在茫茫黑

夜里辉煌燃烧……半夜时分，货车终于停住不再向前开了。

我问胡萍：“是不是到了湛江？”她笑而不答。但神情却显得特别的兴奋又特别的紧张。

车门锁得死死，想不出任何办法出去。正当我们四处摸索，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蹑手蹑脚地走动，轻手轻脚地撬门，还没等我们躲好，门就“咔嚓”一声被推开了，两个异常敏捷的人影闪了进来，他们用微型电筒照了照面前的筐筐篓篓，失望地骂了句什么，又退了出去。我跟过去看，见那两个人又撬开了后面的一节车厢。

“是小偷。”我悄悄告诉胡萍。

胡萍听了灵机一动，对我说：“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出去，他们路熟。”这主意还真行，七钻八拐，没费什么周折，我们就出了车站来到街上。

我大睁着眼看着面前豪华热闹的大街，看着街上一辆接着一辆的各色小车和五光十色稀奇古怪的广告招牌，觉得很不对头，尤其是街上行人的穿着打扮，简直象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这是湛江吗？”

胡萍哈哈大笑：“你真是个傻得可爱的糊涂虫，这是香港！”

“香港？……”我惊惶失措，仿佛一脚掉进了冰窟窿。怪不得在来这里的前一个什么站上，有几个人上来对车厢里的货物进行了检查，幸亏我们早做了准备，藏得隐秘没被他们搜

出来。检查完毕之后，铁门重新加了锁，整列货车又被全部卸开拆散重新编组换了车头。我们躲藏的那节闷罐车厢被转过来调过去地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继续向前行驶。原来是在作海关过境检查呀！

胡萍嘴边又浮现出那种顽皮的嘲弄的微笑：“你不是要走得越远越好吗？”她就那么轻轻地一招手，居然拦下一辆小车，而且还居然能用当地的方言跟司机讲话。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把将我推进了车里：“看你这傻相！”

非法出境比从针眼里穿过还要难上一万倍，哪能这么顺顺当当稀里糊涂就过来了呢？我还是半信半疑，在车里又问胡萍：“真的，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香港！”

后来我才知道，国内当时正处在最乱的时候，边防、海关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冲击，有些部门几乎完全瘫痪，我们才得以钻了空子，混了出来。

唉，香港！我脸上仿佛被“唰唰”打了个大×。王德明不就因为陪他母亲到香港看了一次外婆就被戴上“与敌特机关勾结”的反革命帽子，打成了终生残废吗？我参加了那次批斗会，并且还亲自动了皮带，将他打得缩成了一团。没想到现在我也鬼使神差地跑到这里来了，以后回去，（怎么个回去法？）就是长上一万张嘴巴也讲不清楚的！父母亲已被诬陷成叛徒特务，再加我这次跑到香港，全家三口非得验明正身绑赴法场不可！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车窗外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光在我的眼前飞速旋转翻腾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胡萍到底是什么人？是特务？对，特务！一定是特务！

台湾来的国民党派遣特务！我怎么办？跟她一起走？呵不！不！我干什么都行，决不去当特务！决不！不，不……她不可能是特务，在火车上，她讲过自己童年时代的许多故事。她是在武汉生武汉长，在武汉上小学上初中高中，运动初期还给我写过信；可她又怎么会讲粤语呢？她熟悉香港，就那么潇洒地招一招手，小车就开来了。难道……难道她和王德明一样在香港也有亲戚？那节装满了天津雅梨的闷罐车厢发往香港，我是糊里糊涂偶然碰上的，她呢？她一定知道那批梨子发往什么地方，一定预谋已久。她跑到香港来干什么？她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在这异乡异地举目无亲而且语言又不通，人生地不熟，只能跟着她走，只能由着她带，只能听任她摆布。她爱我，她是真的爱我的，在车上，她已将什么都给了我。她不会害我，决不会害我的……

小车穿过几条繁华热闹的大街，拐进一条幽静的林荫小路，在一扇紧闭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胡萍上前按了好一会门铃，才见里面亮了灯，门上开了一个小窗，一个人在里面盘问了好半天，我尖起耳朵仔细听，也听不懂她们讲的什么。又过了一会，铁门才缓缓拉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下子出来十几个人。

胡萍扑进为首的两位老人怀里悲声大哭。这次我听懂了，原来那是她的爷爷奶奶，她的伯伯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们。

我松了口气，她不是特务……

我被领去洗澡更衣，安排在客房歇下。

##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我刚刚漱洗完毕，一位端庄有礼的女仆就敲门进来对我说：“成先生，四小姐请您去一下。”

“四小姐？”

女仆用那种港式普通话说：“是的，和您先生一起从武汉来的四小姐呀，她说等您起来后，就请您到她那里去一下。请吧！”

先生！

小姐！

女仆！

装饰华丽的住宅！

我简直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

我懵懵懂懂地跟着女仆走进胡萍的卧室。屋里的布置，我只在一些外国影片里看见过，突然来到这样的地方，真有点象《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手脚都不晓得往哪里放了。

“四小姐，成先生来了！”女仆通报后便悄然退出。

浅蓝色的落地纱窗遮住了阳光，房间里显得幽静素雅，如梦如仙；随着一阵醉人的花香，内室的珠帘轻轻卷起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公主，是的，是公主，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



走了出来，她穿着拖地的洁白绸裙，胸前别着一枚精巧的红宝石玫瑰，昨夜的两根刷把辫已神奇地变成了波浪似的披肩卷发；淡点樱唇、薄施脂粉，弯弯秀眉下，那双迷人的眼睛里秋波荡漾，充满了柔情蜜意；一条珍贵的钻石项链在她细嫩如玉的颈上闪射着奇光异彩，她娴雅地扬起轻柔白皙的纤手，理了理额前秀发，那枚蓝宝石戒指宛如一颗晶莹明亮的星星在头上闪烁。

我又惊又喜如醉如痴不敢拢前：“呵，胡萍，这是你，这是你吗？”

果然是她，是咫尺天涯的胡萍，久久积压的疑团和思念一齐涌上心头，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暴风雨过后，大地一片宁静。

胡萍这才给我讲述了她的家世。她老家广东中山，爷爷是大资本家，解放前夕将全部资金转移到了香港，留在武汉的不动产交给胡萍的父亲照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她父亲被活活打死，母亲跳楼自杀，房屋家产没收，她实在无路可走了，才在武昌货运场一个老同学的帮助下，钻进了那节发往香港的闷罐车厢。

原来她早在动身前就知道了那批梨子要发运到什么地方。我责备她：为什么不把她的打算如实告诉我？她只笑笑说：“因为我爱你！”她用一阵令人晕头眩目的狂吻作了解释。

我在这几地生疏，问她作如何安排？她说：“我们先去上大学，毕业后就结婚！”

“工作呢？”

“以你的聪明才智，随便在我们胡氏集团的哪个公司当

个经理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展望前程，无比激动。我们又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放纵地亲着吻着，在熊熊的青春烈焰中翻滚、融化、升腾……

晚餐后，胡萍正要领我去游览夜香港，女仆却突然来把她叫走了。

不一会，二楼的小客厅里便传出了争吵声。

我听见胡萍在大声分辩解释。我听见她爷爷在严厉训斥。听见她伯伯婶婶和堂兄弟姐妹们在七嘴八舌地批评劝说。他们一定是在商讨我和胡萍的问题。虽然听不懂话，但我敢肯定，事情并不是象我们上午所想象的那样美妙。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女仆就把我叫了上去。

简直象三堂会审。

我看见胡萍眼睛红肿满脸泪痕，低着头坐在她奶奶身边抽泣。我不由得心里一沉，有些慌乱。正在迟疑，她爷爷开口了：“成先生，请坐！”

“谢谢！”

老爷子脸色铁青，言词简短：“成先生，听孙女讲，你们俩在武汉是老同学，她父母遭难期间，你给了她不少照顾；这次来港，一路上又得到了你的大力帮忙，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会尽快为你办好居留手续。由于你不懂粤语，没有专长，只好先安排你在花园协助老花匠管理花木。我知道，你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受了委屈，可以不干，我们立即送你回去。何去何从，请你三思。”